

中国雕塑学会沙龙



身

中国雕塑学会青年推介计划第三展

BODY THE THIRD RECOMMENDING EXHIBITIONS FOR YOUNG ARTISTS OF CHINA SCULPTURE INSTITUTE

前言 PREFACE

文/吴洪亮

By Wu Hongliang

此展所讲的“身”，狭义地说是人体，广义地说是人与世界。或许因为意识是主观的，无论做任何题材，好像都可以归纳到由人体来表现。雕塑家做人体就是在做“灵与肉”，在做自己与世界关系中的一切。人体本身已经是无所不包了，虽之于宇宙不过如同一颗沙砾，但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体，而归根到底做“身”是为了求心。对于灵魂的追寻是那些形象存在的理由，是雕与塑手段之外的理念支撑。

知道雕塑这个概念好像就和人体有关，在中国对于具有现代意义的雕塑来说历史很短，不过百年，但做人体是最为有传统的，也是最学院的。记得当年我们将从大学毕业时，同届雕塑系的兄弟们还需要在校园里多坚持一年，他们那五年，我感觉好像没干什么别的，一直在和人体较劲。我们不能理解意义何在？为什么他们的功课最“简单”，却要多学一年？每每走入雕塑系的教室，一定是杂乱的，让人呆不下去。但有一回，暖暖的光从天窗而降，笼罩着那些或站或坐的人体作业，掠过所有形的表面。此时的光整合了空

间，那些作业一下有了崇高感，形与光在那一刻要了我的心。这种身在其中，被包围了的震撼，使我感受到雕塑的不同凡响与复杂性。完成一件雕塑作品，所需要做的工作比平面多，不仅要形也要形以外的东西，甚至需要光，如同生命需要水；需要抚摸，如同孩子需要母亲，在所有的因素都完成时，这件作品才有可能直抵人心。或许，雕塑系多出的那一年就是要做形以外的东西吧。无论怎样，我理解了雕塑的难。

这或许也只是难点之一。在进入当代艺术膨胀的今天，装置、观念、行为在以形式的多样性、信息传达的丰富性冲击着传统的艺术门类。此时，走出学院后的创作，做人体之于雕塑家的意义是什么？还可做吗？这个名为“身”的展览，将用最简单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在人体创作的“尽头处”苦苦地寻找方向，因为在坚持中突破有时比简单的创新更难，好在“人”是我们这个物种永恒的主题，只要“人”在，前方的路应该也在。□

（吴洪亮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身——中国雕塑学会青年推介计划第三展述评

COMMENT ON THE THIRD RECOMMENDING EXHIBITIONS FOR YOUNG ARTISTS OF CHINA SCULPTURE INSTITUTE

文/唐尧

By Tang Yao

这一展命名为身体的“身”。与前面两展不同，它不再指涉雕塑本体语言的形上范畴，相反它回过头来向大地与众生俯身沉降，重新注视生命此岸沉重的肉身。当代中国神性退隐，肉身的存在与安顿成为被忽视的最紧迫文化问题：物欲、性欲、快感、潜能、极限、痛苦、虚无、意义与超越……

蒂利希和朋霍费尔代表现代基督神学正在走向哲学化和现世化；净慧和明海标示了当代中国禅宗正在力倡与生活的合一；而瑜伽行者或许是尘世上的最轻盈漫步——当然，这些已经不是这个展览所能包含的内容，但艺术的本质不仅仅是方法，还是生命的追问、关怀和境界，所以我依然愿意把这个展览看做一个当代人文的青年立场与注视。

另一方面，从雕塑的具象泥塑写实传统来看，在马力诺·马利尼和曼祖那种不可逾越的悲恸形体之后，似乎再也没有隆起新的山峰。而欧洲1980年代回暖的新表现、超前卫等新具象流派中，也没有雕塑家的身影。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1980年代末新具象绘画的式微，当代艺术已经无关视觉彻底走向了观念。就雕塑而言，

架上泥塑终将消亡。事实上，国外很多艺术院校已经没有雕塑或泥塑这样的专业课程。

但我不认同这样极端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局限在于一种线性的、单向的、取代的、递进的艺术史观。在我看来，后现代的本质不是取代现代，而是包含现代乃至古典以及一切表现形式与可能。视觉审美是人类生命的本能，它可以不断地积淀、扩展、偏移或更新，但永远不会消亡。

这一展集中了12位优秀的青年雕塑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具有极强的具象塑造能力，而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独立的生命体验和表达。

李遂是鲁美的青年教师，其作品功力绵沉，尤以男人体见长。这次展出的四块浅浮雕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一块被用作鲁美雕塑教材《双重基础》的封面）。

《我们毁灭而你们出现》具有精湛的泥塑语言和一种强烈的宗教感，会立即让人联想到曼祖在梵蒂冈大门上做的浮雕！这在他们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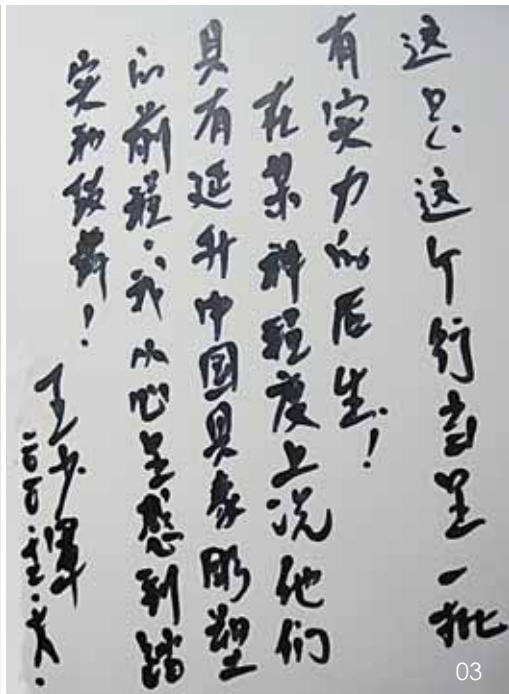
01 重复性劳动 彭汉钦

02 无间道 李焯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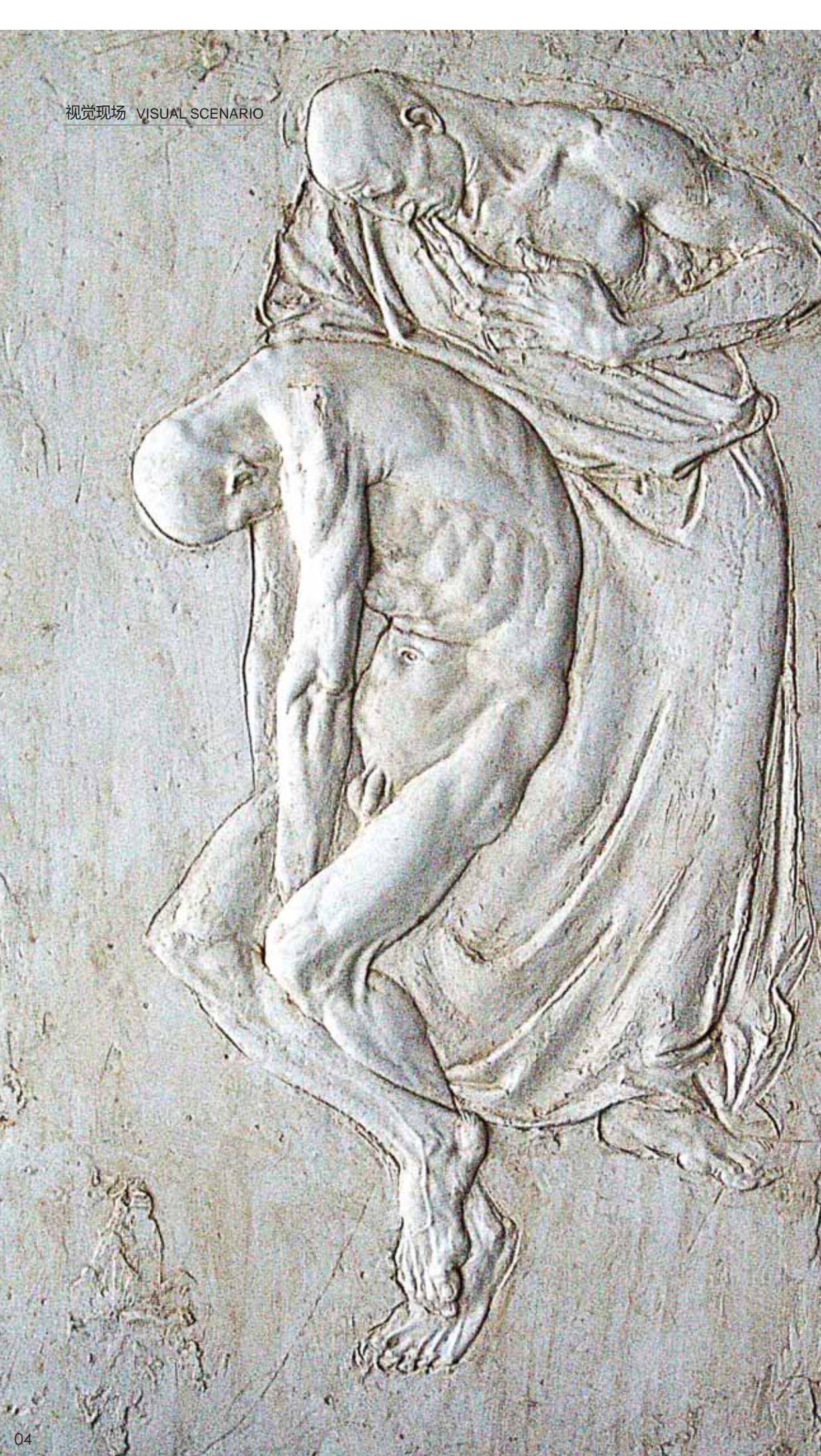
03 王少军老师题字



02



03





05

- 04 我们毁灭而你们出现No.1 李 遂
- 05 诗人 彭汉钦
- 06 我们毁灭而你们出现No.2 李 遂

代人中非常罕见。我们是谁？你们是谁？谁毁灭而谁出现？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题目具有哲学式的诡谲和宗教先知的预言口吻。

李焯峰的作品《无问道》也是泥塑功力与才气蓬勃的作品。10多个裸体的男女以欲望和焦灼的方式被纯熟的高浮雕的手法挤压在一个矩形里。这种构图方式令人联想到鲁美在北京农展馆的经典之作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纪念碑，但那种理想主义饱满轩昂的形体已经被肉体内部的纠结与动荡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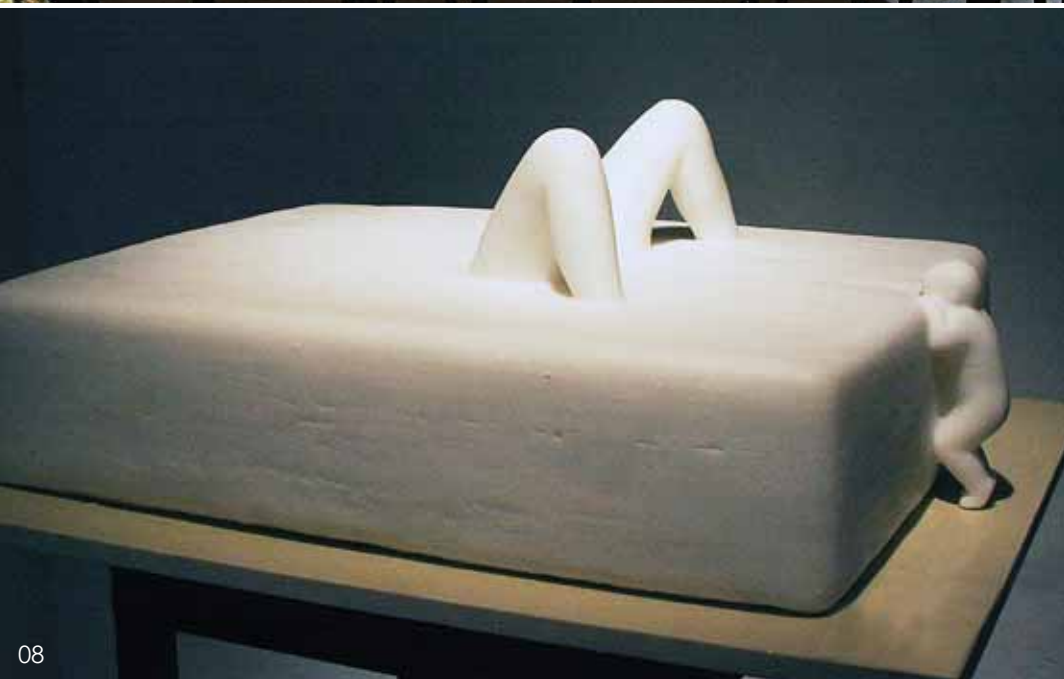
罗幻是清华美院雕塑系的青年教师，他的《白光》是一种典型的青春迷惑与倦怠。强烈的光，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男人处于强光之下的“黑暗”中，蜷曲的形体表达了他与那种个人奋斗-励志文化的完全疏离。还有《纸船》，船上没有桨，男孩摊开双手坐着——他只是既没有方向也没有动力地坐着，这种无力、无助、无奈的姿态或许是这一代人某种深层集体意识的投影。



06



07



08



09

07 粮道街记忆 刘义忠
08 香 徐宏伟
09 一眼 缪声远



10

- 10 白光 罗 幻
- 11 雪莲 陈继龙
- 12 虐猫 项 一
- 13 沉思 汪沐川



12



11



13



14 刚毅 朱 勇
15 清华雕塑之我师 谭建明
16 无题 彭汉钦

14

项一的父亲是湖北美院的雕塑系主任，他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湖美，现在西安美院读博并任教。湖北的当代艺术不知是否承续了楚文化的秉性而具有一种相当浓烈的厚重，这也反映在项一的雕塑中。《等待》、《救命》等一系列作品以强烈的色彩方式，构成人物与阴影的戏剧冲突与触目惊心的视觉冲击力。而在这种貌似新卡通一代的炫彩背后，是青春的残酷和困惑，以及一种明亮的阴郁。

中国美院的缪声远是 12 位参展艺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这个从附中开始一直被保送到研究生的 80 后小姑娘的确具有一种令人欣悦的优异品质。这次参展的 6 块着色木刻浮雕显示了与其年龄并不相符的扎实、坚韧与厚重。那种浸透其中漂泊孤寂的生命感来自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阅读与精神默契。

彭汉钦也毕业于湖美，但其作品堪称强大的塑造能力为他赢得了 2006 年的罗中立奖并任教于川美至今。极为敏锐的观察与纯熟的表达包裹着内部深切的人文关注和同情。我认为汉钦的气质及塑造数量所构成的震撼力或许可以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同行，我们因此可以期待一位新现实 - 新表现主义雕塑大家的重装登场。

刘义忠的作品《粮道街记忆》获得了 2009 年的曾竹韶奖，他用娴熟的木雕刀法雕刻了几十个这条街上的“小人物”，每个形体高度只有不到 20cm，着色鲜艳地飘浮在空中，乍看上去恍若一片飞花。这种集体赋彩木雕的方式令人联想到朱铭《人间》系列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和自项金国到彭汉钦所延续的那种浓郁的湖美人文传统。



16



汪沐川是东北师大美院雕塑系青年教师，他的作品有一种苍白的现世感——这种感觉来自他省略细节的形体、有点疏松的肌理和敷施表面的红白两种颜色。比较一下这件《沉思》与罗丹那件不朽的大理石杰作《思》，应该是饶有兴致和耐人寻味的。

陈继龙的《雪莲》是这个展览中唯一一件红色题材的作品。我有意把它和罗幻的《白光》并置：同样是蜷曲的形体和精彩的泥塑，但一个光滑，一个坎坷；一个着色，一个单色；一个当代，一个传统；一个空洞，一个因为革命而获得理想与浪漫。

朱勇是清华美院的硕士，他的作品生成在破坏和建设之间。破裂在这里导致的不是坍塌或毁灭，相反，就像海泽的大地艺术，它暴露或揭露出大地的厚度和深度。这是一种英雄主义悲剧美学，其

中呈现的是自我批判、更新与革命的力量。

谭建明是2009年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的获得者。他的获奖作品《清华雕塑之我师》以一种略带夸张的亲切方式塑造了清华美院雕塑系全体教师。结合另外两件参展作品，不难看出他对纪念人像塑造的浓厚兴趣和来自清华美院雕塑系泥塑教学的优异传承。

徐宏伟的《天空》和《香》应该是这个展览中最不写实的作品。它们的形体单纯滑润，具有一种香皂式的质感和天真无邪的表现力。作者用他敏锐的形体感觉和形面意识把我们带出了这个展览的青春困惑与肉身滞重，来到一片生命感性的纯净芬芳之中。□

（唐尧《中国雕塑》副主编）

